

红泥煮雪录

端木蕻良说《红楼梦》

红泥煮雪录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泥煮雪录 / 端木蕻良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399-3553-9

I. ①红… II. ①端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3942 号

书 名 红泥煮雪录

著 者 端木蕻良

责任编辑 雷淑容

责任校对 远 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60 千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,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553-9
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序

红楼梦境一点通

曹革成

端木蕻良先生与小说《红楼梦》有着不解的情缘。

早在1942年，他就说过：“《红楼梦》和我有血统关系，在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中，我最钟爱《红楼梦》。”（《向《红楼梦》学习描写人物》）六十八年过去，这话依然掷地有声，令人感慨。

端木先生本名曹京平，1912年生于东北辽阔的科尔沁旗草原昌图县。七八岁时，聪慧的他，已经偷偷钻进父亲的故纸堆中，翻寻一切对他新奇的东西。不知是哪一天，他翻出了一本书，首先引起他兴趣的，是那个写书的人也姓“曹”，于是，他来了劲头，翻开这个叫“曹雪芹”写的《红楼梦》（也叫《石头记》），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，他中了“邪”，再也钻不出来了。

其实，还要小，他已经在受《红楼梦》的文化熏陶了。小时候，他母亲常说：“那人说话办事‘麻利’，像个王凤姐！”“王凤姐”是谁？他父亲高兴时，爱支起鼓架，唱几段古诗词儿，那《宝玉探病》里有辞：“大观园里人浩浩，那林黛玉美貌娇容与众不同……”“宝玉”是谁？“林黛玉”是谁？他就是这样摸进了《红楼梦》的门坎。（《我看《红楼梦》》）

待翻得《红楼梦》这本书，还是姓曹的本家写的，他自己又是一位

红泥煮雪录
◎端木蕻良说《红楼梦》

性情中人，这般种种，又怎能不与《红楼梦》，与作者曹雪芹灵犀相通？

小时候的“通”，还是懵懂的。受着林黛玉的影响，也痴痴傻傻写出了“流尽春光春不住，春人楼上弄春愁”这样哀怨的诗来，把教书先生和父母吓了一跳。

后来入关进了南开中学，搞抗日学运，又去内蒙加入抗战前线，再回来上清华，加入北平左联，与鲁迅先生建立书信联系等等。这番历练和涉猎的种种书本知识，锻造他成了“新人”。现在再来看《红楼梦》，他的目光锐利许多。

他十七岁在南开中学时写文已提到了《红楼梦》，如他说：“《红楼梦》的爱情的真挚，不还是浸着眼泪的辛酸的余味吗？”（《人生的探索》）。他对林黛玉已经有了分析。如他认为林黛玉是“有着‘思想的力量’的，但是当代青年不该有像‘林黛玉的残躯’，否则将来‘赴汤蹈火，不是林黛玉干得出来的’”。当然这些论述还只是学生时代的他宣示青年要有强健体魄、要有积极人生见解中的一些例证。

在他 21 岁时，创作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。借助小说中的人物，留下他对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见诸文字的一段见解：

曹雪芹所描写的宝玉或是黛玉，都不是健全的性格，都是被批判的性格。当然，曹雪芹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他自己批判的见地和批判的能力。但是他也补写出一个完全的性格，来作他们的补充，在男人里就是柳湘莲，在女人里就是尤三姐，在这二人的身上，他也放置了他所加于宝玉或黛玉身上的所有的性格，但是在这里所不同的，就是斩钢削铁的男性的果断和……

这里面，不仅谈到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，而且还点出了作者曹雪芹写小说的一个手法，即如何健全“人物性格”的“补充”法。而端木先生的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本身，也正是采用此种手法，小说主要人物丁宁和大山就是典型的性格互补，点出丁宁也是“被批判的性格”！

这部小说除了在艺术手法上有借鉴《红楼梦》外，还可以从两位作

者身上发现不少相似之处，如“同是大家族的末世子弟”，“同是写一部家族衰亡的小说”，“同是把部分家世现实写进小说”，“同塑一种‘正邪两赋’的‘新人’”等等。

在另一个场合，1941年的红学长论《论忏悔贵族》中，他还深情表示自己与《红楼梦》是“发生过爱情的”。他说：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在我很小时候，就和他接触了。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《红楼梦》。我知道他和我同姓，我感到特别的亲切。等到我看了汪原放评点的本子，我就更喜爱他了。我作了许多小诗，都说到他。这种感情与年日增，渐渐的，我觉到非看《红楼梦》不行了。也许我对《红楼梦》的掌故并没有别人那么深，但我的深不在这里，而在“一往情深”之深。可有人曾听说过和书发生过爱情的吗？我就是这样的。

由此我们也更能体会端木先生称自己与《红楼梦》有“血统关系”的深意了。这一点后来与他结识的柳亚子也看出来了，写诗称他是“蕙良拟雪芹”。

1943年，端木先生为将《红楼梦》的情节展现在艺术舞台上，他撰写了一部完整的“红楼”话剧，惜战争遗失，目前只能见到《王熙凤》（原名《红楼梦》）、《林黛玉》、《晴雯》三出。当时桂林的《文学创作》第1卷第6期上登出预告：“端木蕙良对于《红楼梦》小说有特殊见解和研究的。他用了细腻委婉的笔法，选拔了小说的精华，使大观园中的人物活生生地表现于舞台，并以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为骨干，对于后四十回续文加以重新的发展和决定，使这故事更于合理化。……全书四十余万言，现已付印，即将分册出书。”可惜至今最重要的“对于后四十回的续文”是如何展开的，可能永远是个谜了。

1949年以后，“红学”屈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，转向“异化”的发展，对此端木先生一直是沉默的。他后来说：几十年里，我一直在研究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问题。他的“红楼情结”仍是一往情深的。

红泥煮雪录
◎端木蕻良说《红楼梦》

文革后期,1976年,唐山大地震,把他“震”到了松花江畔的哈尔滨。在二哥的家里,他几乎与世隔绝。这回他又开始惊天行动,开始续写《红楼梦》,要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线索,展现《红楼梦》另一种结局。这年他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,可他不顾年老体弱,继续抒写着与《红楼梦》的“爱情”!

后来,他听从夫人钟耀群的建议,先写传记小说《曹雪芹》,为他一生的偶像树立丰碑。为把书写好,他拖着脑血栓病后症的双腿,与夫人几下江南,寻雪芹家族的踪迹一路考察、访谈。

在《曹雪芹》艰苦写作同时,他又陆陆续续发表了几十万字对曹雪芹、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体会文章。谈出他“既不想与人同,更不想人同我”的见解来。

他提出:“《红楼梦》是写心灵世界的第一部作品”。

他提出:“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方法是最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手法的”。

他提出:在艺术处理上,别的小说“只会刻画细节,只会交代情节,只会卖弄关节”,而《红楼梦》则是在情节中“造成那么浓郁的气氛来”,“它是以意象征服了读者的”。为此端木先生提出一个“意象手法”的概念。这是端木先生几十年来,思考《红楼梦》艺术表现手法的总结,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创作小说时遵循的“圭臬”。这里的“意象手法”,与西方文学现代派讲的“意象”无甚关系。与中国古代“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”也不相同,更不是明清以后专指借助具体外物,用比兴手法表达作者情思,即“寓情于景”、“寄情于物”、“寓意于象”的意象涵义。那么,端木先生的“意象手法”指代何意呢?他曾说过他的创作追求四种东西:风土、人情、性格、氛围。又说,他规定自己要达到的创作境界是:“三分风土能入木,七种人情语不惊”。(《我的创作经验》)这大概可以作为他心目中“意象手法”的注脚吧。也许用“氛围场”能切合他的意思?

曹雪芹只有一部小说留下,为了阐释曹雪芹精深的思想,端木先生从《红楼梦》的情节中爬梳剔抉,找出一个个闪光点拿来与孔夫子、

屈原、戴震、王夫子等思想大家作比较,梳理出曹雪芹的唯物哲学思想。这一点在别的红学家里是很少见的,而这又可以加深人们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。

诸如此类的工作,端木先生做了很多。虽然囿于身体和构思小说,没有精力长篇大论,但是仅仅散散杂杂的几十篇短文里,也可领会他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理解的精髓。

端木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“可人”哪里去了》。仅仅四个月后,他掷下未完的《曹雪芹》三卷稿,远离我们去了。

曹雪芹完成了《红楼梦》的全部草稿,可他“十年增删”只校订了前八十回定稿就病逝了,留下后四十回的遗憾。几百年后,一位崇拜他的作家为他做传,却也留下未完的手稿而去了。命运弄人啊……

赶快翻看《红泥煮雪录》这本书吧,看看端木先生,从幼时到八十五岁,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是怎样伴了他的一生,而他又是怎样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一往情深的呀……

2010年3月18日于北京



目 录

1 序 红楼梦境一点通

红泥煮雪录

- 3 我看《红楼梦》
- 9 《红楼梦》赋叙
- 10 《红楼梦》茶叙
- 15 《红楼梦》随记
- 25 红泥煮雪录
- 40 《红楼梦》里的“空”和“无”
- 44 “大观园”的艺术构思

宝玉不肖

- 53 向《红楼梦》学习描写人物
- 56 宝玉新释
- 68 宝玉不肖
- 73 晴雯撕扇小析
- 78 从晴雯撕扇谈起
- 84 “可人”哪里去了
- 85 论忏悔贵族



曹雪芹的情欲观

- 99 说咸扯淡话曹寅
- 104 曹寅剪影
- 110 曹雪芹生平
- 114 浅谈曹雪芹的风貌
- 118 曹雪芹的情欲观
- 122 曹雪芹和孔夫子
- 126 王夫之与曹雪芹
- 134 曹雪芹和戴震
- 142 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
- 153 曹雪芹的“皮里阳秋”
- 158 曹雪芹师楚

玉田胭脂米

- 169 《红楼梦》与食疗
- 173 《红楼梦》食品絮谈
- 176 曹雪芹时代饮食风貌一斑
- 182 玉田胭脂米
- 184 题乾隆汉妃着汉装
- 186 雀金裘和澳门——《红楼梦》夜记
- 189 谜中识谜
- 191 一条谜语所得的内证

大观园与伊甸园

- 195 从《警幻仙姑赋》说到《洛神赋》
- 197 曹雪芹和《女才子书》
- 206 《红楼梦》与《女仙外史》
- 211 《红楼梦》和《源氏物语》
- 213 大观园与伊甸园

红楼梦醒黄叶村

- 219 关于“黄叶村”
- 221 红楼梦醒黄叶村
- 224 樱桃沟拾野
- 226 曹雪芹游陶然亭臆记
- 229 访“瓶湖”
- 232 访“十七间半房”
- 235 青埂峰
- 240 曹雪芹·南京·“红学大观园”

写在蕉叶上的信

- 245 写在蕉叶上的信
- 250 不是前言的前言
- 255 长篇小说《曹雪芹》序之三
- 263 关于《曹雪芹》
- 266 和单复通信谈《曹雪芹》中卷
- 271 《曹雪芹》友声

以简代序

- 277 《红楼梦》是否有“底本”？
- 281 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
- 284 试说《司棋》
- 286 《红楼识小录》先睹记
- 289 《红边脞语》序
- 292 以简代序
- 297 写在《〈红楼梦〉的背景与人物》出版前
- 300 《〈红楼梦〉：一次历史的轮回》序
- 305 《曹雪芹传说故事》序



【红泥煮雪录】



仁
耐
保
醒
多
回

樓外靈風石上苔
夢雨不到公是仙
昔年隱居女兒顯

足

紅樓夢

德木藝石



我看《红楼梦》

我看《红楼梦》是这样开始的：

“那人说话办事‘麻利’，像个王凤姐！”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我母亲常说的。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、名姓，就是这位“王凤姐”首先打动我的耳膜。我父亲高兴时，也常支起鼓架，唱几段《马嵬坡》、《忆真妃》、《宝玉探病》等鼓词儿，从他唱的“大观园里人浩浩，那林黛玉美貌娇容与众不同……”这个段子里，才知道黛玉、宝玉的名字。后来我又偷看了他的藏书《红楼梦》，到天津我又读到新出版的汪原放标点本，《红楼梦》的面貌才在我眼前展开了。

喜读《红楼梦》，对有关谈论《红楼梦》的书自然也就找来看。最早看的就是《红楼梦索隐》，接着是《胡适文存》里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考证，《中国小说史》中鲁迅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论述。在天津，我在一本画报上见到李玄伯的文章，说曹雪芹老家是丰润，这个画报刊名我早忘得一千二净，唯独这篇文章，我一直还保存着。在北京，旧故宫博物院影印过一部分有关曹家的档案，我也收藏过。《观堂文集》里面有关曹雪芹的论文，我也读过。当然，后来凡是进入眼帘的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，都要弄来看。但也只是储存在脑子里，偶尔才做点儿笔记。

近来，有人好意把我列到《红楼梦》学者之林，其实，我一直还是一

个 Amateur(业余的)。但是,我很服膺陶潜“不求甚解”的读书法,我对“不求甚解”四字有自己的看法,并不像学者们那样,认为陶潜读书,满足于不甚了了。陶潜恰恰相反,这是对汉儒的繁琐主义的反动。陶潜认为汉儒过甚其解,用牵强附会来掩盖自家的不解,反而给读者带来很多误解。比如,对《关雎》这首诗,汉儒说是歌颂后妃之德就是明显的例证。陶潜亮出“不求甚解”这个读书标准,以心领神会为最大满足。我受陶潜的影响,读《红楼梦》时,既不想与人同,更不想人同我。我就是这样来看《红楼梦》。

我小时,感受力比较强,听到哥哥唱《内地十八省》的歌子,我就会唱,当时我还是不识字的孩子。比如,歌唱直隶的歌词里有“更有侠子出燕冀时演剧悲壮”,我并不了解它的意思,但我却能唱,同时能背诵一些《千家诗》的诗。我父亲常对我说,“奇书古画不论价,红树青山无限诗”。他自己也写诗,我想他不会作出什么好诗来,所以我一句也没有记住,但他面对自己的诗眉飞色舞的神气我还记得。他没有教我作诗,倒教过我对对子。教我作旧体诗的,是我最小姑姑的家馆教师,一位秀才。我最喜欢的诗,要属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我感到林黛玉的《秋风秋雨词》是受他的影响。那时,我还没有看到唐寅的诗,所以不能看出《葬花词》到底受什么人的影响。我自己作的一首:“春月春花春满楼,春人楼上弄春愁……”受谁的影响,一眼就可看出来的。拿给那位老秀才看,他密密麻麻打了双圈,但是劝说我年纪还小,不要作这种诗了。还委婉地透露说:“写这种诗的,总非福寿之辈。”与此同时,我已看过济慈的《夜莺曲》、拜伦的《哀希腊》和雪莱的一些情诗了。我知道他们决不会写“春江潮水连海平”这种七个字一句的中国诗,拜伦的《哀希腊》多么有气势,也不是福寿之辈,所以我还是写我的,我不求福寿,我估计我自己也只能活到三十来岁。雪莱等人生命确是很短,但并不是写诗写短的,而是社会把他们的生命缩短的,所以我照写不误。我那时写的新诗要多些,但都没有保留下来,只有丁宁的那首:“母亲啊,你的儿子也有保尔的忧郁……”和旧诗“春月春花春满楼”这两首形式和内容截然相反的诗,在我写《科尔沁旗草原》时,同时用上

而保留下来了。

我认为《红楼梦》诗词并不怎样好，这一点吴世昌先生和我有同感。如果说，是为刻画人物而作诗，并且都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，了解到这一点，那就没得可说。至于林黛玉的诗论，那就更使我佩服，且一直在支配着我，直到今天。

长久以来，我就有个习惯，读一部小说，总要合起书来，看看这书的背后，是什么支使作者写这部书。对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，前人已有许多答案，大多都是对的，都值得我来体会体会。我觉得曹雪芹与别的小说家有个很大不同的地方。我国古典小说，大都是惩恶诛奸，劝善戒淫，几乎没有例外。对《金瓶梅》，有人曾发明“苦孝说”来为它摆脱困境，还有人甚至说他是为了毒害严嵩而写的。《红楼梦》的初稿叫做《风月宝鉴》，贾大舍那一段恐怕还是原书中主要环节，但到后来，这面镜子，仅仅成为小道具，失去了宝鉴的地位了。红粉骷髅模式的说教，在这里已没有任何作用，贾大舍只不过是贾大舍罢了。用《风月宝鉴》这个招牌，不管是曹雪芹弟弟棠村写的也好，还是作者原来的起跑点，或是金蝉脱壳的障眼法也好，但到后来竟成为给黛玉、宝玉立传，写出世上一大悲剧来。且不管先前是如何设计的，也不管后来是怎样写成的，却在创作实践中拓展出来一条新的表现道路，成了开辟鸿蒙的创世杰作！

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，被逐出“伊甸园”之后，在人世漂流了几千个年头，又被逐出了地上的“大观园”。这两次被逐，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上，情况相反，原因都是一个：就是他们要求正当地发挥人的情欲力。

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，曹雪芹写得毫无讳饰，因而才能力透纸背，紧扣千万人的心弦。我不愿用什么新鲜词儿来概括《红楼梦》的创作，我认为最主要的，是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方法，不仅是主观的，而且是作者自我隐曲思想的透露，就这一点上来说，它又是最最客观的。这正如李开先在《词谑》中引何景明的话说：“十五国风，出诸里巷妇女之口，情词婉曲，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。”曹雪芹最能体会这个意思，芦雪庵争联即景诗，偏偏要一个不识字不懂诗的王熙

红泥煮雪录
◎端木蕻良说《红楼梦》

凤起句，而且，整个联句，还是以起句为高，再接上尾句“冷月葬诗魂”就有无限的魅力，甚至把其他联句都省去，也无不可呢！

我看《红楼梦》是年复一年地看，总是看了又看，读了又读。百读不厌。

在古典小说中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最看不进去的，是热热闹闹的《封神榜》。我曾强制自己看完它，一直到今天，也并没有做到。至于冷冷清清的《儒林外史》，在我心目中却占有很高位置，但又不喜欢那种白描法。说真的，我一直不认为《红楼梦》纯粹是写实手法，我对它的艺术有我自己的看法，无以名之，试名之曰意象手法。至于合适不合适，我不想去管它。总之，我认为是这样。

我看《红楼梦》，总是琢磨它的艺术处理，我虽然看了几十年，但绝没有别家读得那么熟。我只想捕捉住它在重要情节里，怎么会造成那么浓郁的气氛来。别的书只会刻画细节，只会交待情节，只会卖弄关节，唯独《红楼梦》却把精力贯注到这个方面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也许只有水镜先生出场那一段，在《水浒传》里，也许只有林冲夜走瓦砾场，烘染出适宜的气氛来，但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却是随处可见，而且恰到好处。使读者好像置身在全景电影中一般，但又不是刻板的真实，而是从人物的情绪中散发出来的主客交流的气氛，会使读者摄魂动魄地接受……而且，使读者也走进书中去了……它是以意象征服了读者的心。

我看《红楼梦》，并不感到它是二百多年前写的，没有这种时间隔阂，这和《红楼梦》摒弃那些“套头”大有关系。一个作家选择他的表现形式，这就不单纯是个形式问题了。为什么屠格涅夫选择了《猎人日记》那样的形式，波特莱尔选择了《恶之花》那样的形式，乔伊斯选择了《尤里西斯》那样的形式，这是值得深思的。曹雪芹其实已经舍弃章回小说的形式，只是照顾读者的习惯，才勉强运用它。我们从回目标题并不考究，以及每回的解题诗和结尾诗，也不完整上看（好多是后人填上的），也可以反映出曹雪芹不但不重视这种形式，而且在脱离这种形式。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方法是最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手法的。这里，我不须

举出一二三四的论点来，因为那样，岂不才脱下“旧套头”，又换上“新套头”了？那也是不符合曹雪芹精神的。

在这里，不是要使《红楼梦》捧走几个杯，因为那对《红楼梦》添不了任何光彩，但是有一点还是要重复几句的，我看《红楼梦》是写心灵世界的第一部作品，曹雪芹自己就指出，他表现的是幽微灵秀地，他控诉的是无可奈何天，在这两个方面撞击的过程和细节当中，作者在捕捉一切心理变化，这也就是曹雪芹的本领之所在。曹雪芹为宝玉、黛玉立传，但他写两人的笔墨并不多，可是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在每个事物的发生中，都在反映着两人的精神面貌，有一段文字，后来被作者删去了，就是写薛蟠直着脖子看林黛玉，不由看呆了。这段文字可能因过于露骨而被删去，但可以证明我的话是有些道理的，大观园里人人心中有个宝玉，时时刻刻在掂量着他，那自不在话下，但对林黛玉又何曾不是这样？从这被删去的文字中，就已泄露了天机，至于薛姨妈不管作好也罢，作歹也罢，她都是以林黛玉为对手的……

不久前，我看了列藏本《红楼梦》，几乎完全证实我以前曾说过：《红楼梦》才是第一部不受章回体例限制的小说，回目只是为了便于提及情节而设的。这个推论在列藏本上又得到实证。

研究列藏本的学者，已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指出：“抄本中如第二十一回结束语把且听下回的‘回’字改成‘册’，像这样把‘下回’改成‘下册’的还有好多回，另外，还有好多回的结尾是把‘且听’改为‘且看’，这种改动，证明了作者在选择是否保留传统的说书的形式来划分章回，或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，这里作者已经不掩饰是在写书，而不是讲故事。这书将按章回的册子来划分，因此，作者面对的不是听者而是读者。”

又如第九回和第十回是密切衔接着的，所以第九回煞尾只用两句诗：“在他门下过，怎敢不低头”来作结。

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实际上是接着的，十一回末尾连“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字样都没有，十二回故意用“话说”两字来起头。这“话说”两字在这里已是全无意义了。

其他例证还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别的版本却找不到这种例